

第七七十二团在太行山一带

卞之琳

第七七十二团
在太行山一带
卞之琳

18265.1

第七七二团

在太行山一带

卞之琳

■

期 限 表

请于下列日期前将书还回

办	分	分

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

Di Qiqiertuan zai Taihangshan Yidai

一年半战斗小史

著 者：卞之琳

出 版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

香港分店：域多利皇后街9号

发 行：新 华 书 店

印 刷：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960毫米32开本 5.5印张 80,000字

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30,000

书号 11002·631 定价 0.56元

K265.125312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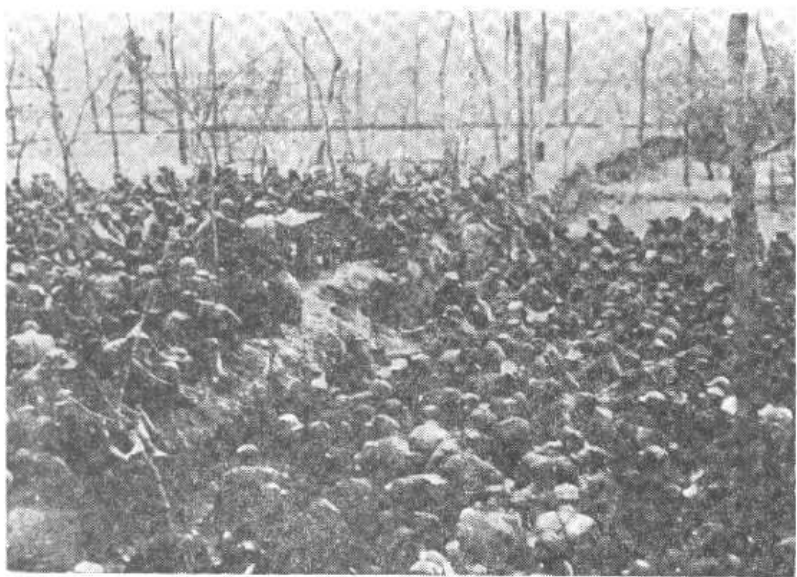
1



旅 长 陈 赓



团长王才贵、政治委员萧永智、
政治处副主任卢仁灿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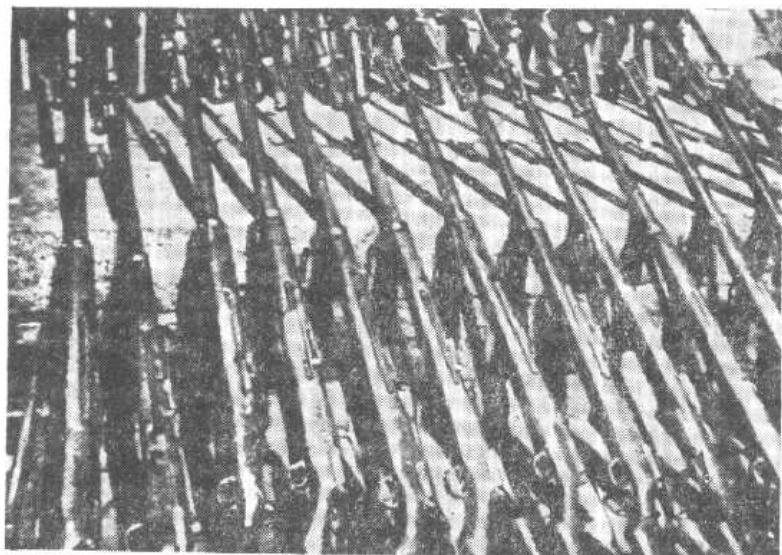
全旅排以上干部会议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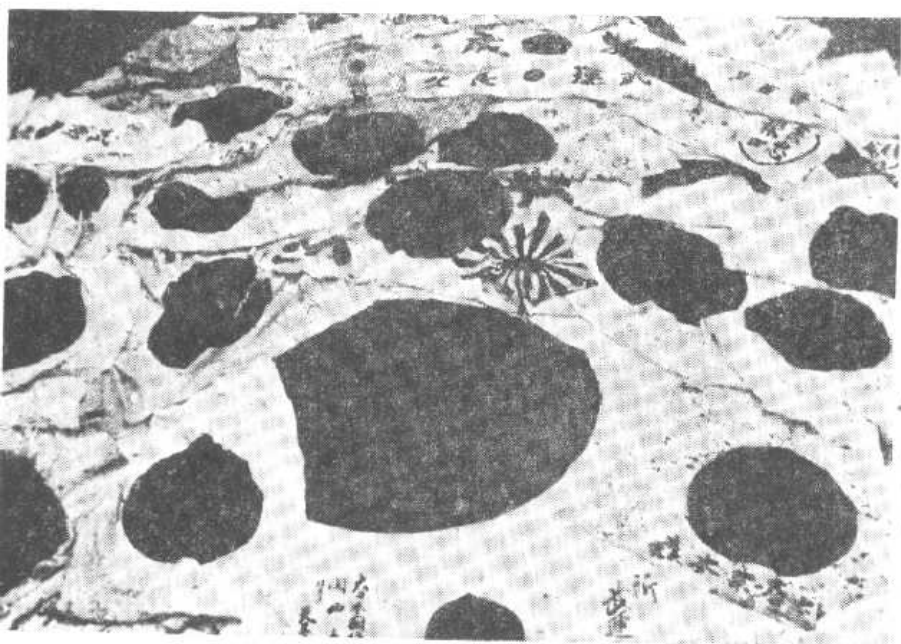
团营干部政治测验



宣誓大会



缴获的三八式步枪



缴获的日章旗

以上照片，卞之琳 1938—1939 年摄于太行山区

目 录

新版弁言	1
重印说明	9
未刊行改名重版序	20
初版前言	25
一 阳泉下火车	28
二 第一次接触——长生口夜袭	32
三 七亘村两次伏击	37
四 击退六路围攻	47
五 养息和壮大	55
六 长生口第二次夜袭	66
七 神头歼敌	71
八 响堂铺拒敌	77
九 长乐村战斗——粉碎九路围攻	86
一〇 邢台送别	99
一一 彭城遇袭	103

一二	扫荡汉奸武装	109
一三	潞王坟攻坚	113
一四	道清铁路六次大破坏	116
一五	西戌坐镇	120
一六	辽县驱敌	126
一七	后峪伏击	131
一八	大战斗准备	137

附录

一	神头村附近战斗笹尾队之奋战	148
二	长乐村战斗敌军部队番号及其兵力之估计	158
三	从敌兵日记及家信中表现出来的	163

新版弁言

天下妙事多。一支部队在英勇战斗中日益壮大，每个时期中间，特别是回想起来，也不缺少妙趣。写这样一支部队一个历史小阶段的一小本纪事，在出版过程中也自有奇妙的遭遇。

这小本实录，写八路军一个团，在一九三七年十月至一九三九年三月，在太行山内外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全面武装侵略中国。一九三九年开始动笔，秋冬间完稿在“西南大后方”的峨眉山中，竟然经过了四十三年，才得以正式在我国大陆上交付出书，说起来有点奇怪，妙。

当时中国，就整块说，只剩了半壁江山。国民党统治当局还热中于“安内”而不“攘外”，就怕宣扬抗战。这本小书尽管如实写当时属于国民党部队编制的第七七二团，也如实写到和它协同作战的个别国民党部队也立过战功，作出过牺牲，还照部队里和地方上当时的说法称国民党政府为

“中央”，而在国统区不可能出版，只好远送到香港。这是第一妙。香港呢，尽管再过两年也就要经受日本武力蹂躏了，当局还妄想苟安，不得罪日本军国主义。所以这本小书在那里印行，还假托在内地出版。这是第二妙。大陆解放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完结，这本从劫灰里找出来的原著，当年国统区的禁书，后来“四人帮”的眼中钉，在内地还是无缘重印，幸承广角镜出版社不怕不合当地时宜，不怕赔本，拿去很快在一九八〇年十月出版——又是在香港！这是第三妙。虽然那里的出版商直到那时候还不弃我的旧著，热心随意翻印，文化界一般人似乎对这本小书，见题色变，书又卖不到内地，结果出书又等于不出。这是第四妙。四妙齐，时来运转，如今三联书店要它去出单行本了，总算结束了这一番妙局。

这倒又很有意思。

列宁不是说过要“想想过去”吗？这本小书，常被人称为报告文学，我自己有时也只得同意这么叫。实际上我无非把得自第一、二手的材料，试用科学方法加以分析，整理，略用文学笔法，稍加艺术剪接所写成的实录。现在事过四十多年，这更可以名正言顺，归入史乘，就算是“野史”也

罢。这也许多少会有助于我们的“想想过去”。

想想过去，我忽然想起了也有关这本小书的一点情况。当年我一接触与“大后方”截然不同以至象另一个世界的地方，稍晚一接触前方的抗战实际，异乎寻常，竟然反应很快，笔头也快，尽管条件艰苦，尽管也不免粗制滥造，写出的文字节奏也轻松，有时还兴味盎然。因此同道中不记得谁善意要我警惕过“趣味主义”。我接受劝告，半年多以后动手整理原先得诸意外，随后存心搜集的书面材料和活材料，准备写一本小书的时候，先就定下了这个一本正经的全名：《第七七二团/在太行山一带/一年半战斗小史》（后来封面上就用三行印这个书名）。在这个题目下，我写了头两章，隔了两个多月，地方也隔了个小小的千山万水，继续到写完，兴味一贯，写到有风趣的地方，既不能跳过，也不能把笑眼画成怒目——无可奈何，算了！现在我想“趣味”而竟成“主义”，固然要不得，即使讲“主义”而讲得索然无味，也就拒人千里了，未见得就好。不说别人，列宁自己也就是最有风趣的人物。

这么一想，我就感到，不仅这本小书过去的遭遇，连它现在重新出版后，会引起怎样的反应，以

至完全不可能引起任何反应，都很有趣了。

照我现在的如意算盘，万一有一部分知识小青年男女，偶尔不管书名的沉闷，翻开内容瞟一眼，想想过去一些“土里土气”的年轻人以至“小鬼”做出那些玩命的“傻事”，居然有时还自得其乐，或者联想到没有昨日，哪有今日，因此多少也会感到还有意思吧？

照我现在的如意算盘，万一有一部分过去曾出生入死为人民打江山的“土包子”老干部，偶尔不管书名的一般，也翻开内容看几页，想想过去，对比今日，也可能不觉莞尔。这要说也是有关军事战略、战术的小书，那是“老皇历”了，但是这里写到一点的精神是长在的，而哪怕在危难中也自有逸兴遄飞，现在据此也可以和年轻一辈、两辈、三辈、四辈人一起笑笑吧？

想得远一点，我自然明白，在当前的条件下，台湾同胞当然不可能看到这本还有点趣味的小书而想想过去。但是我们台湾岛上的“小朝廷”，出于好奇，要看当然轻而易举找到这样的小书，冷静一点，也会感到其中自有点趣味，而从当时一个完全无党无派人顾大局抱善意摆事实的记述里，也可以证明中国共产党确是想大家来戮力同心，

驱除敌寇，首先想到的是“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”，自己也想想过去把自己逼往海岛，还倚靠外力，自诩经济繁荣，妄图偏安，扪心自问，不觉得可笑吗？

想得再远一点，我想到我们历史悠久的海外关系，传统中很少想到搞殖民主义的这个后起的花招。海外华人也有一个特色，未入外国籍的，都尊重外国风习、法制，安分守己，入了外国籍的，更忠心效命入籍国，虽然都很少忘本。输出革命，也至少决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信条和实践。国外的华侨或华裔公民，固无论矣，就是外国当道，万一翻到这一本小书（不管书名，实际上也是“野史”），也可以发现里边自有理想的英勇战士人情味最足，也会做出趣事，说出趣话，不是照西方作贬意说法的“宣传”（其实世界上一切作品，除非不给人看，不发表，发表出来都是“宣传”，自认为了大家的好处，“宣传”自己的观感，或者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而接受的看法和主张），那么从上到下，忙忙碌碌，为了想称霸全球，为了赢利发财，为恐怖活动提心吊胆，以至为谋生活命，紧张焦虑，或者受尽舒服享受，闲来无事，为世道悲观，因此纵情声色，看刺激性电视，酗酒吸毒之余，万一翻到这样一本闲

书，象喝一杯清茶，也会感到别饶风味吧？要是说，不怕遭受过而还可能再遭受外力的侵扰、侵占以致毁灭性打击，而竟怕这样一本无害的小书会带去洪水猛兽，那在我看来也就十分有趣。

再说回来，就这本小书题材而论，这里仅从一个小角落，一个初期短阶段，记及的抗战对象，是全面武装“进入”（！）我国内地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。大家知道，两千年以来，两国人民从无嫌隙，长期有友好来往，只是两国个别的野心皇朝偶有驱使无辜人民作过兵戎相见的插曲，只是近百年来我国的这个友邻从封建主义跃进到帝国主义、军国主义以后，对我国一再进行了侵袭，特别在一九三一年即半个世纪前，以侵占我国东北入手，勾结了纳粹德国、法西斯意大利，发动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害人害己，触目惊心，痛定思痛，好不容易，经过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，恢复了两国全面友好关系而保持了蒸蒸日上的势头，偏有一小撮军国主义遗孽，妄想重温当年所谓“日华亲善”、“大东亚共荣圈”的破产旧梦。日本全国上下，从老百姓到开明当政人士，确也应该想想过去，万一有人翻看到这样的一本小书，照照镜子，虽然那可能是“照妖镜”，决不是“哈哈镜”，从中也可以看到

滑稽处，也会苦笑吧？如其不然，我也就有理由笑他们麻木不仁了。

想想过去对展望未来有好处，正如现代科学说，笑笑对人体健康有好处。这又不能一想了之和一笑了之的。要是我这样说，就真成了顽固不化的“趣味主义者”，那才有趣。

我当初写这本小书，现在重新出书，本没有这样的“雄图”，妄以为人人都少不了它，而自以为唯有我高明。只因为，除了“文化大革命”初期曾被找出来“示众”未成，所以极少人读过这本书，甚至听说过它，现在反而老着脸皮，海阔天空，夸夸其谈，自我吹嘘，大做起自我广告了，又实在可笑，博大家一粲。

最后，再说句正经话，香港一九八〇年新版出书后，我打听到就在北京的卢仁灿同志（如我在《初版前言》中所说明的曾从他的日记里得到许多生动材料的），托人送了他一本。他饱经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迫害、摧残，比当年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中更幸而九死一生（他勤奋所作的多年日记早已丧失），现在负了更重责任，竟在百忙中亲切过访话旧，并为我指出书中一处部队番号错误，使我得以在这次更正。这次在三联书店重新付排，又承编

编辑部同志仔细校出了一些原来还没有校出的排误，特别是我自己的一些笔误，使我得以一一重新更正。我在此一并志谢。

卞之琳

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三日草稿，

九月九日修改清抄，于北京